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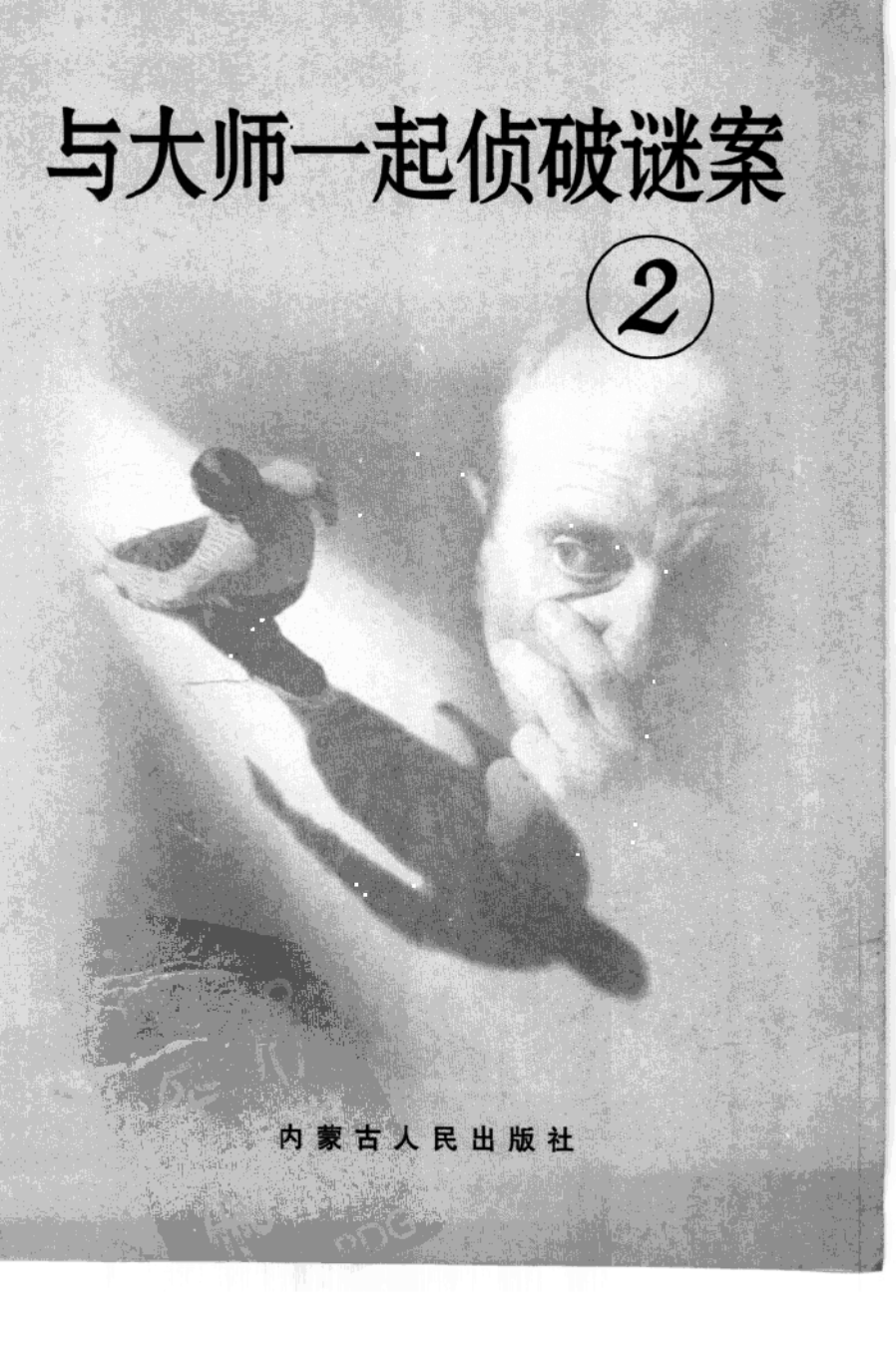
YU DA SHI YI QI
ZHEN PO MI AN

2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

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②

万仞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35千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204-06340-6/1·1122 定价:2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大师一起侦破谜案②/万仞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6

ISBN 7-204-06340-6

I. 与… II. 万…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0344 号

主 编:万 仞

编 译:(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 仞 王克明 刘 胤

李晓燕 张立毅 周 平

郝文彬 逸 群 程之远

目 录

1. 伯尔斯通庄园的惨案 (1)
2. 住在鞋子里的女人 (43)
3. 歪唇男人 (102)
4. 奇异的行窃者 (123)
5. 一具特制的棺材 (184)
6. 颠倒的谋杀 (206)
7. 残忍的主顾 (248)
8. 本迪戈王朝 (271)

①

伯尔斯通庄园的惨案

警 告

“福尔摩斯先生!”我大声叫道,“你这样对人待答不理的样子真的不近情理,让人难堪。”

我一向自认为是一个极宽容大度的人,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不礼貌使我感到不甚愉快。

他正全神贯注地思考,并没有马上理会我的抗议。他一只手支着下巴,面前是一动未动的早点,两眼若有所思地盯着刚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那张纸,然后拿起信封,在灯前仔仔细细地研究它的表面和封口。

“这是勃洛克的笔迹,”他沉思着说,“尽管我以前只见过勃洛克的笔迹一次,但我肯定这张小条是他写的。希腊字母 E 上

端被写成花体,只有他会这样写。可以肯定,那里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了。”无疑他是在喃喃自语,可是这些话却勾起了我的好奇与兴趣,使我的不满瞬间抛诸脑后。

“那么,勃洛克是谁呢?”我问。

“华生,勃洛克不是真名,只是一个符号罢了。勃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结交了一个大人物。一个本身平凡无奇的东西,一旦和一个穷凶极恶的怪物联合起来,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华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你有没有听说那个莫里亚蒂教授?”

“那是个手段极其高明的罪犯,在贼党中的名声就像……”

“如果你把他叫做罪犯是低估了他。华生,他是天底下最大的阴谋家,是黑社会的头领。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却是风度翩翩、乐善好施而又谦恭有礼,使人对他敬佩无比,这样的人可以诽谤吗?”

“你刚才提到的勃洛克……”

“这个勃洛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他离那个庞然大物比较近,但不是十分坚固的一环。”

“这样就有懈可击了。”

“太对了,亲爱的华生,勃洛克就是我们破案的关键了。我曾经暗地里送他几张十镑的钞票,在这个好处的奖励下,他有一两次给我送来了有用的情报。我确信,如果有密码对照,这封信非常有价值。”福尔摩斯把信平摊在空盘子上,我起身走到他身后,低头注视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他们是这样排列的: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
26 BIRLSTONE 9 47 171

“福尔摩斯,你能从这些字中获得什么信息呢?”

“显而易见,这是想用来传递秘密消息的。”

“可是没有密码本，有什么用呢？”

“这很可能是指某本书上某页上的某些词。”

“那么道格拉斯(DOUGLAS)和伯尔斯通(BIRLSTONE)两个词代表什么呢？”

“亲爱的华生，显然是书上找不到这两个词。”

这时，小仆人比利进来了，又送来一封信。

“是同一个人写的，”福尔摩斯打开信说道，“咱们有进展了。”可是他读完信后，双眉紧蹙，面部表情变得凝重起来，“哎呀，华生，但愿勃洛克不会有危险。”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这样的事必须停止了。太危险，我已被怀疑，请烧掉上次寄去的密码信，对你已毫无用处了。

弗莱德·勃洛克

福尔摩斯坐在那儿，不停地摆弄着这封信，紧锁眉头。

“危险是来自那个莫里亚蒂教授吧？”

“没错。重大的秘密就在这封密码信上，可是无法揭开这层面纱。”

歇洛克·福尔摩斯推开一口未动的早餐，点着他冷静思考时的伙伴——那只烟斗，凝望着天花板。“这封密码信，开始是‘534’，那可能是页数，那肯定是一本很厚的书。第二个符号是C2，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第二章了。”

“既然有页数就不数章了，应该是栏，对吧？”

“分两栏印的一本厚书，会不会是《圣经》？”我高兴地大声说道。

“《圣经》版本很多，页数和栏数对不上。”

“此外还有什么只有一个版本的厚书呢，会不会是年鉴？”

“太好了，华生，就是一本年鉴。”他很快拿来，“翻开第五百三十四页第二栏是谈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的，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开始。第一百二十七个词是‘政府’一词，看来与我们和政府或者和莫里亚蒂教授却没有多大关系……”

“太糟了，咱们彻底失败了，这根本联系不在一起。”福尔摩斯叹道。

他脱口说出的虽然是开玩笑的语气，可是那双不断抖动的浓眉却泄露了他内心极大的失望和恼火。忽然间，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他奔向书橱，从里面拿出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来。

“华生，看来咱们太爱赶时髦了！”他大声说道，“我们新买了这本年鉴，而勃洛克那封信的蓝本很可能是一本新年鉴。”

他迅速地翻开了第五百三十四页第十三个词是“*There*”，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is - There is*”（两个词连起来，是“有”的意思）。在找每个数字的时候，福尔摩斯兴奋得两眼发光，细长的手指因激动而不停地颤抖。他把所有的符号、数字按顺序对照这本新的年鉴翻读过来，这封密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危险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十万火急。

一面听着福尔摩斯破译的密码，一面把它草草记在纸上，我不禁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语。

“这种表达方法太古怪、牵强了。”我说道。

“正相反，他干得简直太妙了。”福尔摩斯说道，“因为很难在一栏文字里找到能表达你意思的每个词，所以只能留下一些线索，让收信人用他的智慧去解谜了。”

这时，比利把门推开了，随他一起进来的是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

在18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亚力克·麦克唐纳还没有蜚声全国。那时，他负责的案子办得都十分出色，因此，他在侦探界早已成为深受信赖的一员。迄今为止，福尔摩斯已经成功地协助他办了两起案子。每当他遇到难题的时候，都会诚心诚意地向福尔摩斯请教。

“你今天真早，亚力克先生。”福尔摩斯说，“我衷心希望你顺利，恐怕又有什么案子吧？”

“福尔摩斯先生，”这个警官微笑着回答，“是的，我必须在案子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一点你最清楚了，但……”警官突然停下来，难以置信地瞪着桌上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那页纸。

“道格拉斯！”他结结巴巴地说，“伯尔斯通！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哎呀，简直太神奇了！你是怎么搞到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偶然破译的一封密码信。怎么，这两个名字有什么不对吗？”

警官茫然不知所措，瞠目结舌地看着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是这样，今天早晨，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被谋杀了！”

福尔摩斯的论述

“太意外了！”麦克唐纳大声说，“看来这倒在你的意料之中呢？”

“亲爱的亚力克，”福尔摩斯显得沉着而冷静，“我只是从某处接到一封十分重要的匿名信，它警告我说某个人可能要遭遇危险。可是，一小时之内，我获悉那个人真的死了。”随后，他大略地向警官叙述了一遍这封密码信的由来。

“福尔摩斯先生，我之所以来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是否想和我一起去，看来并不复杂。”

“亚力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福尔摩斯肯定地说。

“只要我们抓住这个勃洛克，一切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因为在案件发生前他在伦敦就预料到了。”

“那么你如何让这个所谓的勃洛克落网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嗯，是从肯波威尔寄来的，当然名字是假的，自然对我们不会有帮助。对了，你不是曾给他送过钱吗？”

“送过两次。”

“怎样给的？”

“把钱寄到肯波威尔邮局。”

“你没有看见谁来取钱吗？”

“没有。”

“为什么？”警官诧异地问。

“这是信用问题，他第一次写信时，我曾经许诺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他的上司与这个案子有关联吗？”

“是的。”

“就是你对我提过的那位教授吗？”

“正是。”

麦克唐纳微微一笑，他瞥了我一眼，眼皮不停地眨动着。
“毫不相瞒，我已经调查过这件事，那个莫里亚蒂教授绝对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学问渊博的学者。他面容瘦削，头发灰白，说话时像一位极为虔诚的牧师。”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着，一边搓手，一边说道：“好极了！麦克唐纳，这次会见一定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

“是的。”

“你是坐在他写字台的对面吗？”

“正是如此。”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则在暗处。”

“嗯，那是晚上，当然，灯光照着我的脸。”

“你是否留意在教授座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画？而那幅画的主角是一名年轻女子，以手托腮，斜睨着人，那是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的油画。”福尔摩斯望着惊讶不已的麦克唐纳说。

“你把我弄糊涂了，福尔摩斯，一张 18 世纪中后期的法国油画与我们有什么瓜葛呢？”

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我们说的事与伯尔斯通之谜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揭开谜底的关键所在。”

麦克唐纳求助似地望着我，勉强地笑着说：“你的思维跨度是否大了点，一个已死的画家和现在的谋杀能联系在一起吗？”

“对于侦探来说，一切知识都是破案的法宝。”福尔摩斯指出，“1865 年，格罗兹的一幅名为‘牧羊少女’的油画拍卖时，以一百二十万法郎——合四万以上英镑的价格成交，虽然事小，但

令人费解。”警官正在洗耳恭听，这事显然已引起他的注意。

“从几本参考书来看，一名教授薪水每年七百镑，”福尔摩斯继续说下去，“他是不可能买起的。”

“嗯，这是值得关注的，你说得简直太吸引人了。这就是说，他通过许多非法收入来聚敛起自己的庞大财富吗？”

“对，当然还有许多蛛丝马迹，都似乎通向整张网的中心，而这个毒虫却安静地潜在那里。”

“他从哪儿赚到那么多钱？是造假币，还是盗窃？”

“你知道乔森·怀德的故事吧——他是一个上世的罪犯头子，是伦敦犯罪集团的幕后首脑，他依靠狡诈的头脑和组织势力从中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我偶然发现了这条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罪孽深重的人物和上百个打手、扒手、诈骗犯以及坑蒙拐骗的赌棍等一些小角色，我们可以想像莫里亚蒂究竟有多少财产以及他从事的阴谋有多大了。我搜集了一些莫里亚蒂用来支付家庭开支的支票，这些支票是从六家不同的银行支取的，我相信他开了至少二十个银行账户。况且他大部分财产很可能存在国外德意志银行或利翁内信贷银行。”

麦克唐纳听得出神：“福尔摩斯先生，正如你从勃洛克那封信了解到的，我们能否推测一下犯罪动机。”

“一种是假如道格拉斯背叛了他，继来之而来的厄运让勃洛克知道了，写了这封信；另一种假设是莫里亚蒂在参与分赃的条件下，用重金雇人杀死道格拉斯。亲爱的警官先生，到伯尔斯通的事呢？”

“我有一辆马车在门口等着，到维多利亚车站用不了二十分钟。”

歇洛克·福尔摩斯又遇到了他感兴趣的案子，两眼泛着光彩。他坐在车子上，全神贯注地听麦克唐纳介绍这个案子的主

要情况。警官解释说,地方官怀特·梅森是他的好朋友,正在苏格兰场等待他们的到来。

伯尔斯通的悲剧

伯尔斯通位于苏塞克斯郡北部地区,由于环境优越,一些富户不断迁来这里,因此这个小镇逐渐繁华起来了。

距村镇半英里左右,有一座以高大的山毛榉树而闻名的古老庄园——伯尔斯通庄园。周围由一条蜿蜒不绝的小河包围,庄园大楼底层的窗户离水面不到一英尺。

进入庄园的必经之路是一座吊桥,每天早晨放下,晚上吊起,仿佛回到了旧时的封建时代。

道格拉斯买下它的时候,这个家庭只有他和他的夫人。道格拉斯大约五十岁左右,面容粗犷,和蔼可亲,但从他有点不拘礼节的举止行为中,似乎可以看出他曾经历过远远低于目前社会阶层的生活。

然而,尽管那些邻居们对他颇感好奇和谨慎,但由于他对当地的福利事业极为热心,出手大方,而且在当地举办的集会上,常常以一副圆润的男高音歌喉高歌一曲,博得了村民的信任。他看起来很富有,据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金矿上赚来的。

由于道格拉斯为人豪爽,喜好结交朋友,再加上有一次教区牧师的住宅起火,他义无反顾地冲进火窟抢救财物,从而名声显露。因此,无人不知杰克·道格拉斯了。

他夫人按照英国人的习惯,专注于照顾丈夫和料理家务,也得到当地人的爱戴。她高高的身材,性感的肤色,轻盈的体态,处处显示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据说她是在伦敦丧偶不久嫁给

道格拉斯的。两人之间相差二十几岁，过得也还幸福。

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猜疑，有人注意到每逢道格拉斯晚回家，她就显得坐立不安，神情紧张，由此乡村流言不断。

还有一个人叫塞西尔·巴克，据说是汉普斯特德郡人，他是庄园的常客。案件发生时他也在现场，巴克本人也说他和道格拉斯是在美洲认识的，而且在那里关系就很密切，据说巴克还是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单身汉。他最多四十五岁，要比道格拉斯年轻许多，长得也很漂亮，像一个拳击家，每天叼着烟斗沿着古老的村子转来转去，大部分时间和主人在一起；主人不在就与女主人一起，驾车出游欣赏乡村美景，以此来度过闲暇时光。有时道格拉斯对这种友谊十分恼怒，连管家艾姆斯也能觉察到。况且他是该事发生时这个家庭中的第三个人物。

夜里十一点四十五分，当地的警察所里值班的威尔逊警官接到了第一次报警。

塞西尔·巴克不能控制地冲向警察所的门，拼命敲响警钟，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庄园里发生了惨案，杰克·道格拉斯被人杀害了。”他匆忙又返回庄园，大约十二点钟多一点儿，警官在向上级紧急报告发生凶案后也赶到了犯罪现场。吊桥已经放下，庄园里灯火通明，全家陷入极大的悲痛和无措的混乱中，只有颇为镇静的巴克迎接警官进到那可怕的现场。

死者仰面倒在屋子中央，四肢摊开，身上穿着一件桃红色睡衣，脚穿毡拖鞋。他胸前横着一件稀奇古怪的武器——一支从扳机往前被锯断了一英尺的火枪。凶手为了使枪具备更大的杀伤力，将两个扳机用铁丝缚在一起以便同时发射，显然是近距离，死者整个头颅几乎粉碎。警官从死者身旁发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大写字母“V.V”，下面是数字“341”。他初步判断是凶手

留下来的。

“这事何时发生的？”警官掏出笔记本问道。

“当时正是十一点半，我还没有上床，”巴克道，“听到枪响，我急忙冲下楼来，也就是半分钟。门开着，可怜的道格拉斯已经倒在地上，桌子上的蜡烛仍在燃着。”

“你谁也没看见吗？”

“没有。随后，道格拉斯太太下楼来了，我怕她看见这惨状而恐惧，没让她进屋，让艾伦太太扶她上楼去了。我和赶来的艾姆斯又回到那里。”

“可是，我听说吊桥一直没有放下来？”

“是的，”巴克说，“后来是我把它放下来的。”

“那么，凶手怎么可能逃走呢？道格拉斯一定是自杀的。”

“请你再看看这里，”巴克拉开窗帘，把灯拿低些，照着窗台上的血迹，像一个长统靴鞋底的印痕，“凶手逃走前曾经站在这里。”

“你认为凶手是跳过护城河逃走的吗？”

“不错！”

“既然如此，你是案发后半分钟就赶到这里，说明凶手当时必然还在水里。”

“我毫不怀疑这点。”

“凶手从护城河逃走，这一点是讲得通的。可是，既然吊桥已经吊起，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他可能在六点钟吊桥吊起来之前就进入庄园，十一点以后，道格拉斯来这间屋子察看炉火时，那个等他的人向他开枪的。”

“然后，跳河逃走，这个解释更合理了。”

警官想了一下，说道：“早晨六点钟以前没有火车，所以他不

可能乘火车逃走,如果人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两腿水淋淋的人,一定会印象深刻的。”他再去看尸体,发现死尸的右臂直到臂肘都裸露在外面,大约在前臂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褐色图形标记,圆圈内有一个三角形,灰白的皮肤映衬着痕迹突起的怪标记,显得恐怖而醒目。“这是什么记号?”

“我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经常看到的。”巴克说。

“是的,经常看到。”管家也附和着说,这时他突然惊讶起来,指着死者伸出的手,“啊呀!他的结婚戒指被拿走了!”

众人都走近前来,塞西尔·巴克作证说:“主人左小手指上总是戴着纯金结婚戒指,上面再戴着带有天然块金的戒指,中指上戴着盘蛇形戒指。现在其他两枚戒指还在,只有结婚戒指不见了。”

“这个案子真怪,”警官说,“凶手首先要把那个天然块金戒指取下来,再取下结婚戒指,然后再把块金戒指套上去。一塌糊涂,看来只有等怀特·梅森警官会同伦敦方面才能调查清楚,我是无能为力了。”这个乡村警官不由得摇摇头,耸了耸肩膀。

黑 暗

凌晨三点钟,在接到伯尔斯通警官威尔逊的紧急电报后赶来的苏塞克斯的探长怀特·梅森,赶往伯尔斯通火车站,迎接从伦敦来的侦探。

“麦克唐纳先生,这真是一桩非同寻常的案子。”怀特·梅森不断重复这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对某些情况感兴趣。华生医生,很需要你的意见。”

十分钟后,我们已经坐在小旅馆的休息室里,开始讨论案子